

# 让古老的东西绽放文化光芒

□王培源

连义的散文报告文学集《家乡有棵老槐树》即将出版,这是连义近年创作成果的一部分。

我和连义相识的时间不算长,平时的交往也不算多,但每一次的接触,总会感到连义的古道热肠,对朋友的真诚和实在。如今看到连义的这些朴素文字,一如交往其人,但更感觉到深沉和厚重,更加耐人寻味和引人深思。

连义的这些文字,着眼于家乡的历史和变迁,着眼于身边的人和事,从文化的视角做出细致的描绘。这里既有对莱芜乡村过往历史的寻访和记录,也有对于当下巨大变革的生动反映,对于典型人物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发掘和刻画;莱芜乡村的风土人情,战争年代莱芜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画面,改革开放中他们的追求和奋斗,无不通过生动的记述表现出来。其视野之开阔,绝不局限于一篇篇有限的文字。看似片段的叙写,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,以素描的笔法,摹写出社会变迁的缩影。

莱芜,是有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和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一方热土。作为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文化人,对家乡的热爱成为化不开的一汪深情。这种深入骨髓的情感,形诸文字,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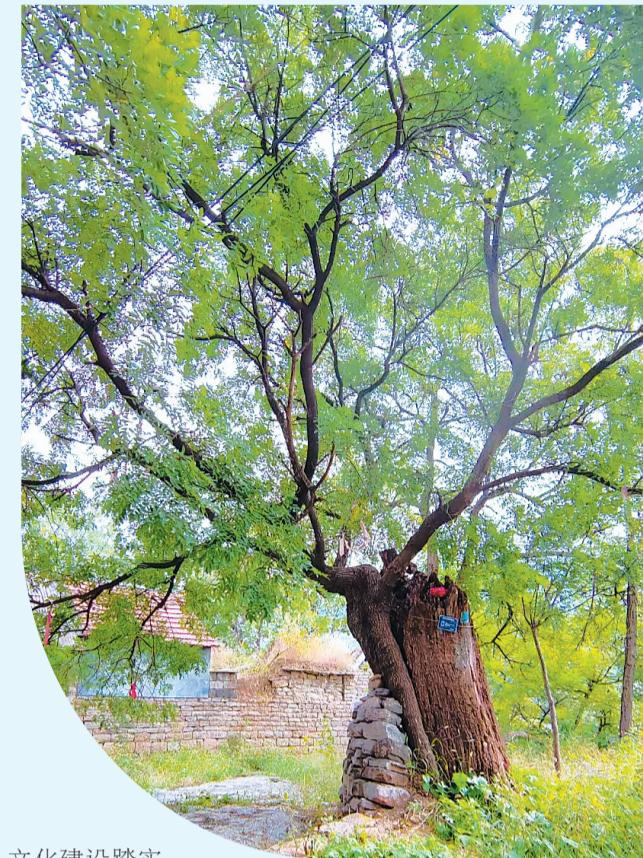
历史和现实、自然和人文中游走,虽然朴素,却有着动人心弦的力量。这大概是这部集子最为让人瞩目的方面。因为在这些文字中包含的思想和提出的一些问题,作者眼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,在社会变迁中实在是不可避免却又值得人们为之深思的。

现在的莱芜农村,和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,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,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城镇化步伐,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,乡村越来越淡漠了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和关注,人们越来越淡忘了曾经的历史。

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忘却。最终我们的乡情乡愁,在乡村巨变的大潮中,会以一种怎样的形式存在呢?作者不断追寻的仅存的古物、古宅、古井、古树,面对着不断被人们遗忘的古人古事,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:“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没有了,房屋千篇一律,千楼一样,文化就消失了。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,是最接地气的文化。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从乡村文化中就可以洞悉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彩与斑斓。没有了乡村文化,那么民族文化就变得空洞无味,杂乱无序。”(《淡淡乡愁浓浓爱》)“小小莱芜竟然有这么多古老的东西,每件古老的东西都有一段故事,或悲凉,或喜悦,

或无奈,或缠绵”“真要没有了乡村,我们也就迷失了方向,老家没了,灵魂在哪里安放?”(《乡村风景》)“我知道,村庄已经和我远去了。我真的害怕,几年之后,我会不会找到养育我的村庄?我想,那时候,不是我迷路了,而是村庄再也不是让我思念的家园,而是一个叫另类的东西。回望故乡,我已潸然泪下……”(《回乡记》)作者非常明白,“那些古老的东西承载的是深重的文化,是一段历史。”(《走街串巷寻古记》)当乡村巨变的大潮涌起的时候,人们还来不及考虑如何更好地处理这过往的历史,如何淘洗这深厚文化中的精髓。为了不至于湮灭,所以作者要不辞辛劳地尽可能多记录一点、保存一点满载着文化传统的乡村旧迹。“我们照片里、文章里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村落,而是一个故事,一段乡情。当村庄没有炊烟升起,当村庄被楼房替代,当村庄的古槐消失,古井填埋,如果真的如此,我们就会迷路了。”(《走街串巷寻古记》)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候,如何更好地处理乡村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,更好地保留乡村文化的活力和个性,这不仅在莱芜,而是一个在时代的变迁中如何建设社会新文化的大课题,值得引起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深思。

文化是生活的灵魂,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积累的。任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,都是从眼前的现实起步的。守正创新,因地制宜,永远是乡村



文化建设踏实  
前行的基础。

乡村的变化带来很多全新的东西,自然作者的目光也关注着当前的新的生活方式、新的业态构成,人们的新的思考和新的努力方向,这些包含着新的文化因素的方方面面。在陡峪村,通过对村支书的访问,我们看到了农村中的变化:“以后村里还要开发几个景点,鼓励村民建民宿,搞农副加工,这样陡峪村的老少爷们就会过上甜蜜幸福的生活。”(《陡峪访贤》)在车南峪,“村支书孙奉孝深有感触村里这几年的变化,他说乡村振兴要打好‘旅游’这个品牌,续好‘红色’这篇文章。红色是顽强的斗志,红色是跳动的激情,红色是巨大的财富。红色是推动车南峪不能懈怠、勇

往直前的勇气,也是革命老区永续发展的密码!”(《车南峪密码》)这虽然仅仅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代表,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和新的文化因素的培育成长,会使我们的乡村建设拥有永不凋谢的精神力量,最终形成新乡村建设的厚重文化传统。

文字的力量,不仅仅在于记录和保存,更重要的是,要引发人们的思考,给人以启迪,激发人们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行。这首先需要注入作者的感情!这便是眼前连义的文字。

对此,我们借用艾青的两句诗来结束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

是为序。

## F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

# 味蕾会记得

□晓夏



如果有人问我什么菜最让你魂牵梦萦,总想复原记忆中的美味,我会说:家乡菜。

我爱美的程度胜过华服,并且有一个“来者不拒”的胃,还练就一手好厨艺。儿子从小就贪恋饭店的大餐,总是说“这个菜没有妈妈做的好吃”!我得意极了。在儿子的菜谱里,我做的家乡菜堪称经典。我告诉他,妈妈离家很多年了,姥姥做的才是真正的家乡菜。儿子从此心心念念,过年总提议回家乡吃姥姥做的菜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,常飘着家乡菜的氤氲香气。有一

次泛舟湖上,我望着清澈的湖面,幻想此刻会有一尾鲤鱼跃然而起的惊喜,脑海里随之想起母亲烧的鲤鱼,胃也跟着“咕噜”。

我的家乡盛产鲤鱼,肥硕的鱼,用湖水洗净烧制,不用添加过多的调料,鲜美的味道已绝佳。节日、生日以及值得庆祝的日子里,都少不了红烧鲤鱼相伴。离家很多年,去过很多地方,吃过各种口味的鲤鱼,但是母亲亲手烧的,那独特的味道,总在不经意间撞击我的心与胃。

母亲腌小菜也是一绝。她会买些新鲜的豇豆、小辣

椒、胡萝卜、小黄瓜等,洗净放入菜坛子,加入亲手制作的东北大酱,密封后放置凉爽处,半个月后,随吃随取。用几滴香油、几颗葱花简单地拌匀,那股清脆夹着酱香味,十分下饭。进城生活后,我在超市里见过琳琅满目的罐装酱菜,卖相极好,但吃到口中,总觉得和母亲腌的小菜相比,相差何止千里。

提起家乡菜,每个人都能报上一串儿菜名,一定还伴着赞不绝口。尤其身在异乡,若见到家乡菜的菜馆,亲切感会油然而生,忍不住走进去。那些地道美食里,藏

着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乡愁,纵离家多年,远隔千里,那情怀,味蕾会记得。

于我而言,若约人吃饭,如果提议下馆子,那是普通朋友,若邀约到家吃亲手做的家乡菜,那定当他是至交。我拿手做一款酸菜白肉,吃过的都说好,我会就势聊起远方的家乡,聊起远去的少年时。

鲁迅先生对家乡的味道也是念念不忘,他的文章里提到过很多美食,我喜欢读,觉得那美食里,承载着他的乡愁,我深深共情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难忘的味道,

那里有属于他的历史、他的故事。

想家的时候,不开心的时候,唯有暖心暖胃的家乡菜能解我牵挂,给我慰藉。我常做尖椒干豆腐或小鸡炖蘑菇,加入我的热爱与思念,吃完,总有一种温暖沉入心底。

味蕾上的乡愁终生难忘,随着时光的流逝更让人刻骨铭心。如今,我走南闯北,也算是吃过山珍海味,心心念念的还是母亲做的家乡菜。每每提起,老公就说:又想家了?过年一起回家看看。